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第一三九四號｜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 各縣特約通訊員通訊幹事注意

爲了統一領導各縣通訊工作，加強地方消息的報導，減少各通訊幹事給晉綏日報與大衆報分寄稿件中的若干困難，茲特決定下列辦法：

一、凡有關根據地工作的消息、通訊、論文、總談等，一律寄晉綏新華分社通訊科，由該通訊科按當其情形分發晉綏日報或大衆報。

二、其他一切適合大衆報的故事、歌謠、快板、鼓詞、謎語等，仍直接寄大衆報社通訊科。

三、各通訊幹事每月通訊工作總結，只寫一份寄晉綏新華分社通訊科即可。

四、本辦法從登報之日起實行。

晉綏新華分社
晉綏大衆報社　合啓　三月十四日

# 貿易總公司在靜樂六區
# 向極貧農民貸發耕牛
## 配合工作團同時解決土地問題及口糧牛料困難

（本報訊）邊區貿易總公司以耕牛七十一頭貸給靜樂最貧苦的六區十五個自然村，其中三十五頭已貸給了十六戶貧苦抗屬和三十五戶極貧苦的農民；其餘三十六頭正由當地區村幹部繼續貸發中。貸牛時該十餘村尚未開始解決土地問題，許多應貸戶因缺少土地、口糧，更沒有草料餵牛，感到貸到牛也沒有用處。少數村幹部說這些人家困難太多，又怕牛價收不回來，嫌麻煩，不同意貸給最貧苦的農民。貿易總公司派去做貸牛工作的高樹全同志便和工作團同志一起，研究貸牛如何與解決土地及貸銀等工作密切配合，同時教育幹部，貸牛主要是幫助最貧苦的農民生產翻身，只要他們翻了身，收回牛價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其他困難也一定要設法得到解決；幹部了解貸牛的意義後，即開始進行貸牛工作。貧苦農民薛保大，全家三個勞動力，只種了地主的十多垧荒地，大兒在外工作，二兒已去嵐縣找地種，三兒準備將設後去嵐縣攬工，初給他家貸牛時，他家不願接受，工作團即在村中進行調查，準備解決這個問題，後發現該村有三戶地主土地並未分配，又村指導員趙有庫吞食了羣衆鬥爭出的三十多垧坪地亦未處理；當即在羣衆中進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宣傳，提出保證最貧苦的羣衆在此次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又提出從救濟糧和貸糧中解決他們春耕口糧、種籽、牛料等困難，這樣就提高了貧苦羣衆的生產熱情。薛保大貸了半條牛，他三兒也不去嵐縣攬工了，計劃自己生產，深怕沒地種的趙福海得到貸牛後，積極準備牛草。土地、口糧等問題，現正由工作團發動羣衆進行解決中。（梁明）

# 韓振基罪惡重重
# 保德縣府扣押問罪

（本報訊）據保德本報通訊員報導：縣擴幹會上，又揭發了下川坪案件中之要犯韓振基的許多背叛人民利益的材料，縣府現已將其扣押問罪，從大家揭發的材料中，更說明其思想行爲已完全墮化，對人民毫無同情心。他和高登雲合謀，藉口要公糧，買了郝滿堂十四垧半地，契約上不寫誰是買主，以後羣衆才知道買主是他，實際是霸佔了。四四年高登雲挑撥外甥女抗屬楊亮花離婚和他結婚時，韓振基事先即鼓動這個女的說：「只要你有決心，區上一定准你離婚。」高樹引着外甥女楊亮花到區上離婚，助理員王文蘇勸說：「抗屬還能離嗎？」韓振基昧着良心說：「她男人廣兆貴是頑軍，已經死了。」這才批准了離婚。他在下川坪霸佔下土地房子，直接他在北村工作，四四年徵公糧時，村幹部調得全向他反映下川坪惡霸高家欺負羣衆的情形，他反而要調一聽高登雲的話，要照顧他。」當年高家種五十垧地，僅兩個長工，而另一私自懸低產量只徵了一石七斗；韓振基家八十歲的老倆口種十四垧地，就徵了兩石。村裏時羣衆將繼續揭發政權的

小地主高懷（高登雲三叔）撤了主任的職，選了劉德福當主任，劉積極向高懷要他私吃了的一百二十斤公糧，高登雲向韓振基匯報告劉與河西頑軍勾結，乃竟私自將劉逐職，將高懷復提拔爲主任，又把高登雲提拔爲農會委員。高紀（高登雲二叔）三九年從工衛旅逃回，他以退伍軍人名義提拔爲幹部。高雲鄉（高懷之子）任中隊長，强姦婦女，大隊長高鳳璋向韓提議，撤高雲鄉之職，韓某都提了三次，韓拒絕了，反說高最勇敢，有「黃金山」的戰功，後縣上將其撤職，他還想叫高到西縣任中隊長，說這人離開本村很有前途，後西渠幹部反對，才沒有去，但韓每召集幹部會仍叫高參加。六十歲的劉五林反對意見，因而被高紀和他兩個女子，拳足交加打死，「韓仍堅持劉五林並非壞人打死。」韓家港地主韓游表是韓振基的舅父，四五年村幹部和羣衆要鬥爭（因韓游表霸佔了十二垧戶地以及當村長時貪污）韓振基寫信制止說：「這是中農，縣不能動。」四六年韓振基的父親在安家山非法「調劑」了羣衆的地，還要羣衆給代耕。中隊長高存斗因放羣了給他家代耕，强迫大隊長高鳳璋將高存斗撤職。他到興縣魏家塔召集羣衆，叫向家塔村幹部羣來，供給他零花。于川坪惡霸苦俾耕。保德縣大會上還希望他向羣衆承認錯誤，但他對羣衆痛苦毫不關心，也沒有悔恨之心，任何表現。按韓家庭成份爲流氓無產階級，父親當了十年村警，後租種地過活，四四年在九個村非法「調劑」了地，完全由羣衆代耕。

# 蘇外長莫洛托夫提議
# 四外長會議討論中國問題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莫斯科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十日於莫斯科四外長會議首次集會上，發表聲明稱：「蘇聯代表願就議事程序提出一項建議。有如衆所週知者：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會議上，美英蘇三國外長曾一致認爲中國在國民政府指導下實現統一與民主化的必要性，有由民主份子廣泛參加中國民主政府一切機構及停止內戰的必要性。三國外長又曾重加確認，遵守不干涉中國國內事務的政策，蘇美兩國外長會議達成完全的協議，願將蘇美駐華軍隊在履行其義務與責任之後，盡可能早日撤退。自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以來，中國局勢尙無改進。因此，蘇聯政府提議外長會議聽取莫斯科會議關於中國問題之協定的參加者，作關於會議協定實施情形的報告。」莫洛托夫在聲明蘇聯代表團提案時，提醒道：「中國問題曾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外長會議上加以討論，並通過（缺八字）。蘇聯代表團提議本次外長會議聽取關於莫斯科會議所通過中國問題決定的實施情形的報告。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討論此問題時，是從參加會議之一定國家的觀點出發的；大家都知道，當時會議上中國代表未參加，當時各位外長們僅他們當時所通過的決定，無須中國代表出席，那次會議直接關係於與會各國政府的政策，而在現在會議上所需要者，只是報告當時通過之決定實施的情形。在我看來，無邀請中國代表參加會議之必要，因爲該代表未參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所通過的協定之制定。」此次蘇聯政府的提議如下：聽取上次莫斯科會議參加者關於該會議有關中國問題之決定的實施情形的報告，蘇聯代表團不反對在各方均便利之時，在外長會議的一次會議上，額外的考慮並討論此問題。」美首席代表馬歇爾於發言時，同意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討論此問題，但要求給予時間，以考慮檢討此問題的程序。會議與會者同意展期十一日的下次會議中，考慮蘇代表此項提議。

# 法西斯恐怖擴至青島
# 六千人被蔣軍警逮捕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蔣政府大批逮捕的法西斯恐怖，已擴展至青島。據美聯社青島十日電稱：該國民黨五千軍警舉行出其不意的午夜「戶口檢查」，六千中國市民被逮捕。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上海九日電引滬報息：上海各高等學校教授六十人發表宣言，支援北平各大學教授抗議當局所實行的大批非法逮捕。宣言要求保障人權，停止非法逮捕。

# 豐鎮城
# 已成「恐怖世界」

（本報訊）據新華社綏遠訊：頑軍侵佔之豐鎮，已成「恐怖世界」，隨頑軍返鄉之惡霸地主肆意橫行，慘殺農民，自去年九月到年底，死於非命之羣衆，已達二百四十餘人。城關學校均未開學，有少數特務猖獗學校，亦成爲特務之場所，因之學生常常無故「失蹤」，因此，許多青年學生逃避鄉村。

# 評論

## 生產貸款與恢復生產

從昨天興縣四區分發牲畜牲口與今天靜樂六區貸發耕牛的消息中，看出某些區村幹部對此有不負責任與怕負責任的現象。這說明了用大力切實幫助貧苦抗烈屬貧苦農民恢復生產的方針與精神，尚未被所有區村幹部所認識與接受，因此他們對於今年政府發放大量生產貸款的重大意義，也就不會有很好的了解，這樣，發放過程中便必然要發生許多問題，而發放之後，進一步的組織幫助貧苦羣衆生產中也會更有問題。各地領導上，必須將今年的生產方針，特別是羣衆恢復生產的意義，向區村幹部，特別是村幹部，一再反覆的說清楚，要大家努力作到村村沒有餓肚子沒衣服穿的人。這樣才能克服某些區村幹部怕負責或不負責的現象，怕生產貸款發給貧苦羣衆收不回來的顧慮，自然也就消除了。今年生產貸款的發放，目的就是爲了幫助那些現在生活最無辦法與極困難的農民生產翻身。那麼，在來貸給他們之前，就考慮將來能否收回的問題，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們翻了身，貸款自然可以收回，也就是說，他們甚時能翻身，甚時再還，如果他們翻不了身，仍過痛困苦的生活，不但不應要他們還，我們還應再設法幫助他們，一直到他們真正翻了身。因爲只有我們的貧苦羣衆都翻了身，我們解放區的人力物力的困難就可克服，就有了打垮蔣美反動派的強固保證。因此，我們的責任，是要保證生產貸款真正發到貧苦抗烈屬、僱貧農及從事農業生產的復員軍人手中，而不是貸出去就要負責收回的問題，這一點，各地領導上，也一定要很明確的向區村幹部，特別是村幹部說清楚。

同時，要區村幹部也向貸款羣衆說明白，要他們大膽放心的接受與使用政府貸牛貸款等努力生產，鼓勵與教育他們加緊生產，並應幫助他們進一步克服一切困難（如有了耕牛牲口之後的草料問題），恢復生產，這是今年生產中每一個幹部的光榮任務，也是對每一個幹部，是否能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重要考驗。

# 胡軍發動進攻信號
# 蔣機轟炸延安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蔣記美製轟炸機一架，於十一日下午四時飛入延安上空，在延安城北門外黑許市郊區聯防司令部附近投炸彈六枚。這是胡宗南進攻延安即將發動的信號。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蔣介石飛機一架，八日下午三時飛臨米脂與鎮川堡之間偵察，並掃射和平居民，在米脂城北十五里盧家岔村投彈六枚。

# 中貧農大團結進行清算

## 寧武圪塄村土地改革開始 引導啟發由群衆教育了群衆

（寧武訊）四區圪塄村惡霸地主郭元海等以假典土地的形式保存了土地，在土地改革開始時，部份村幹部與少數貧苦農民認爲地主土地不多了，要分散中農的土地，中農們都不參加會議或參加也是默不做聲。徵求他們意見時，他們說：咱村地主都鬥了，要改革就把我們那地，拿出些來；中農李三科就提出要「獻一垧」。根據這種情況，經工作同志研究的問題，就是如何引導貧苦群衆認識中農的土地不應分散，及使中貧農團結起來向封建勢力鬥爭。在啟發與討論中群衆逐漸認識到中農也是莊稼人，如貧農孫潤科說：「中農的地是一把力，一把汗掙下的，不像地主郭元海一樣放高利貸剝削得來的。」談到有些中農有時也放些賬時，▯當人說：「中農李三科以前家興來咱村攬工受苦，積存下些錢，買了些地，光景漸漸過的有些富裕了，貧苦農民沒辦法時，向人家借上些，也出些利，還的時候，糧也行，東西也行，還不起，人家也不往起累利錢，也不與逼你個死不下，奪你的產業。」貧農郭三富接着說：「地主郭可不一樣，我給地主郭元海受苦時，歇凝丟了個乾糧布袋子，回來人家卡住非要你布袋子不行，新的也賠不下，逼的叫我寫了十吊錢的文約，加上平時借人家些東西，攬工給人家頂了幾年，也沒還清，結果逼得給人家折了房地，弄得我窮的要討吃。」接着張跟存與中農郭建昌，拿他們親身經過的痛苦事實，說明了地主對中農一樣的進行殘酷剝削，張跟存因借了地主的錢，結果利滾利滾去了房子，母親被要債逼死，郭建昌也被利滾利滾去了土地與油房，這使大家更深刻的認清了中貧農是一家人的道理，村主任郭存明說：「咱們中貧農誰借誰些，也是個幫助的意思，地主郭是恨死你他好活哩，那是封建剝削。」大家都說鬧中農土地就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不認自家人」。

### 召開了中農座談會 中貧農又一起開會檢討

另外，工作同志又召開了中農座談會，研究地主對他們有什麼剝削壓迫，並叫他們大膽的對過去農會、政府的工作提出意見，解決他們的懷疑與顧慮問題，會上中農李三科郭玉虎等說：「過去農會就是貧農會，根本不要咱們中農，咱們說話也不敢說，農會一開會，咱們就打聽又要鬥爭誰呀，就怕輪到自己頭上，咱們以爲是要恭維，剩了一槓又一槓，所以咱們就不敢大膽生產了，夠個吃喝就行。這一下可弄清了政府的政策法令，知道誰是自家人了。」會後，工作同志又召開了中貧農全體會議，檢討了過去中貧農間的隔閡。當場中農張銀富等二十餘人自動報名參加農會。

### 吐苦水挖窮根 控訴惡霸地主罪行

中貧農一家人思想貫通以後，即進一步轉入吐苦水，挖窮根，控訴惡霸郭元海及地主郭四元封建勢力的罪惡。全村婦女們在幾個老太婆的哭訴中，得到了啟發與教育，也紛紛參加了控訴運動。上了地主的當、按原租典了地主土地的郭月林、郭潤明等也自動提出：「再不給地主看守土地了！」此後即召開二百餘人的群衆大會，向地主惡霸進行清算，七十多歲的老漢都參加了，五里外的大陽坡村男女群衆也趕來了。會上群衆爭先控訴惡霸郭元海等的罪行，張二虎給惡霸受苦二十多年，又被剝削去四十八垧地、二十五間房子，逼得賣了家裏兩個孩婦，今天亦敢鬥爭了，他激憤控訴惡霸罪行。四十八戶中農（本村共五十戶中農）都發了言，和地主扯破了臉。現全村正在清理惡霸的土地及隨攤分配果實。（週銘）

## 與復員軍人結婚

### 成和英打破「守節」舊思想

（離石訊）三區寨子山婦女成和英，其夫出外二十餘年，無有音信，她在「好馬不備雙鞍，賢女不嫁二郎」的封建思想教育下，爲丈夫「守節」。去年復員軍人劉鴻其（同院）的女人給她拜了乾女兒，就講着革命軍人勤勞持家的美德，給她招郎，但她受舊思想影響太深，不願再婚。後來她的生女陳▯新同志山和母親談着招郎的光榮，和英即漸漸有了轉變。這時劉鴻其同志介紹她和復員軍人徐增三同志結婚，她顧慮徐不會生產，劉和她女兒又講了新舊軍人的不同，革命軍人都會生產的。和英乃最後同意和徐增三同志結婚，村公所和碾口市政府聞知此喜訊後，立即幫助徐增三同志辦喜事。兩人決定於二月十九日舉行。（于卸非等）

## 沒有群衆觀點 群衆發動不起來

### 保德山頭村工作經驗

（保德訊）關於二區山頭行政村的工作檢討時，關於挖窮根的領導如下：該村惡霸李正清的成份，在去冬縣擴幹會上會討論過，認爲他有八十多垧地，只是個富農，不了解李正清高利盤剝，壓迫群衆的事實。這次郭文雄同志去該村解決土地問題，翻開公糧賬，見李正清登記了九十四垧地，後來又換他的▯地，工農會幹部李引鬼研究，才知道他有一百四十九垧半土地，除剝削和典出的土地外，還有五十五垧地，隱瞞了公糧。工作中，因幹部被其收買，群衆▯手揭發。當這次土地改革中，把他隱瞞的土地揭發後，群衆非常興奮，李引鬼等貧農說：「幾年來，替李正清出公糧，剝削上我們才買下了那麼多的地，這次非和他算賬不可」。當時大家又把他幾年來剝削吞佔和拉攏幹部的各種事實揭發出來。可是郭文雄同志只從縣上對李正清的成份的確定來考慮，沒有根據這些新的情況，發動群衆清算，當時群衆不滿意，提出：如要「獻」他一「獻」地，非退出一半地不可（七十四垧），此時郭同志仍不考慮群衆意見，只考慮「富農」自耕地不能動，沒有按群衆的意見辦。群衆失望的說：「既是這樣，那就算了吧！」群衆鬥爭情緒完全給打消了。後來李正清先發制人的退了買出和租出的三十九垧地，群衆不滿足，於是郭同志採取了折衷的辦法，又動他退出四垧「自耕地」。當把此事報告到縣上後，縣上反來信要「糾正」，如數退還，群衆非常喪氣說：「人家當縣長的，會巴結幹部，咱們還能鬥倒人家」。村幹部李引鬼說：「李正清花上小錢買好幹部，就當了咱村半個村長，處處佔大便宜」。到最後分配土地時，群衆中表現出附和情況，如貧農李有子受剝削最重，但還認爲他一家人全靠感謝李正清過活的，附勢意識很濃厚。其實大部群衆隨聲附和不提意見。如退地中有十三垧大田，郭同志答應留給李正清，群衆說：「富幹部們留下咱也叫留下！」這就是由於村幹部沒有發動群衆的全部經過。（康鴻泉）

## 鋤溝村土地改革

### 原先村幹部做得很好 市政府國林同志下去 包辦代替又出了亂子

（本報訊）離石柳林市所屬鋤溝行政村，最近進行土地改革。開始時行政村幹部搞得很好，他們先調查了土地來源及缺地無地的農民，然後召集群衆討論分配，會上也作了「耕者有其田」的宣傳，群衆討論得也很熱烈，他們說：「十八戶烈抗屬有功勞，應優先分。」大家對全村敵偽地的分配原則，也大致作了決定。當場又進行了時事教育，當場有十多個青年自動報名參加保衛果實，參加民兵。該村幹部與農會下一步的計劃，是發動群衆具體分配土地。市政府國林同志正在這個時候，去該村幫助解決土地問題，但他一來並不和村裏幹部研究工作，只說：「縣上正月二十五要開擴幹會，趕快做，趕那時要帶材料」。於是他抓起村材料，就和村審記兩人在紙上搭配了兩天。村幹部提議要發動群衆來計劃做，讓群衆來討論，但他說：「來不及了」；縣上派的思同志也向他說：「不要單純分配土地，主要還是要發動群衆討論的」。但他十分爲難的說：「叫群衆討論，弄不成，自己搭配好，在群衆會上一唸就行了」。村幹部對他這種作法，雖然不滿，但都束手不管，站在一旁看。在這種包辦代替的作風下，他把個別幹部自私的意見，當成「群衆意見」；分配長李候提出原先村幹部群衆討論給他分四畝山地，太少，國林同志就又給他分了三分水地。最後，他竟是將自己擬就的分配數字向群衆宣佈了。（純宇）

（編者按：從鋤溝村同志將以分配數字宣佈後，此稿作者即行離去，因此對事後群衆的具體反響和可能工作上發生的新情況，故未能寫上。）

## 寧武東寨村 群衆審查參軍青年

### 兩個二流子群衆不要他們去了

（寧武訊）東寨村土地改革後，群衆看見抗屬的光榮，認識了八路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在群衆大會討論保衛果實時，有青年王二眼等五人自動報名參軍。其中有趙三鬼等兩個二流子，當場群衆就提出：他們不夠參加八路軍的資格。韓三鬼說：「我還不能轉變嗎？」群衆說：「你轉變了再去參軍吧！」王二眼等三個好青年，參軍走時，有孫三等六戶分得土地的農民自動請他們吃飯。（致明）

## 清水河某某四村群衆

# 聯合鬥爭清算惡霸血債

### 群衆挖出地契文約一把火燒斷了窮根

（新華社綏蒙訊）清水河某某四個村群衆聯合清算惡霸王××（系綏蒙某某清算）獲得勝利。王某以高利盤剝了四個村莊五分之三的土地共四百九十八垧，使四個村戶口（七十七戶）的百分之八十九降爲貧僱農，無衣無食。王家成爲惟一的惡霸地主。其侄兒任僞鄉公所書記，依靠敵僞勢力，爲非作歹，壓迫群衆。清算運動首先在一個中心村莊發動起來，附近各村相繼參加，在控訴大會上，主席吳××（僱農）號召：「現在窮天都出來了，咱們有甚說甚！」群衆紛紛申訴數十年來遭受惡霸欺壓剝削的事，趙純家二十垧好地被王家高利折去，原約是帶去五毫負擔（每毫至少負擔銀洋十元以上），但王某卻說只帶去一毫，逼得趙純每年還要給他出負擔，王家所估的都是好地，但和群衆的賴地出一樣多的負擔，幾十年來王家就把負擔壓在全村人頭上。前年趙二等七戶租種他七十垧荒地，原來每年負擔一元一角白洋，後來王家硬着逼迫趙二等每年交他十元。王家每年靠着負擔從四個村群衆的錢食收攬中至少剝削了二百八十石糧，四個村農民只餘一百四十石，同時還要再拿一半糧食還王家的債務。十年來，趙王家轉嫁負擔至少有十萬六千餘元白洋。給王家當長工二十年的吳來拴，在大會上說：「我頭年給他放羊，掙得六塊工錢，年底算賬，使他九塊錢和二斗米糧，就成了我的窮根子。當年高利，九元成了十二元，二斗成了三斗；第二年工錢是十二元，債務成了十九元六角，糧食成了四斗半；第三年工錢十五元，債增到二十四元八角，糧食成了六斗七升半；到第五年欠賬增到四十一元，欠一石五斗，這時王家要我還賬，我還不起，到縣裏打官司，判下和七天半賠了，逼得我把三垧地和一條牛一件又一件，又說一件，買下王家二十垧地，價七十元，說定隨工作抵，說我弟兄二人每年給他受苦，每年工錢共六十元，兩人一連受了七年，王家說本錢在外，還欠他一百四十七元利錢，我的一條牛、十兩洋烟和兩石胡麻又給王家拿去了。」這一段控訴，使群衆更加激憤，爭着傾吐王家的罪惡，趙有明於民國十七年借他十元，寫了六垧好地，十年後，十元年利二十四元，了十八垧好地。

## 火燒紙灰飛群衆歡呼 惡霸低頭向群衆賠罪

一個一個的控訴苦情，群衆一致要王家拿出老賬地約，王家說賬燒了，群衆說：「就是碎紙片，也要拿出來看看」。王家惡霸此時在群衆的要求下，非拿不可，群衆把各處剝削掏出和餘挖王家的煙窖，挖出一大瓮地契文約，抬到會場上，群衆憤怒地找自己的地契約，興奮得狂叫起來，這時有人大吼：「燒斷這窮根子吧！」大家立刻同意：「燒了它，燒了它！」一火點起來了，一張一張的地契向火裏投去，風吹火燃，紙灰亂飛，群衆鼓掌歡呼：「這下就拔掉窮根子了。」

王家惡霸這時低着頭只顧賠罪，但是群衆說：「咱們還要算一算逼人和殺人的賬！」民國廿七年，王家丟了十幾個羊，就訛詐了住周屋飛的母親和弟弟，綑了被子，太老婆被打死了，一百一十個公窖的話，王家就買通抗戰中僞警察，打死了周太太。周老漢被捕，王家花了五百多元才贖回來。這時周老漢指着王家的臉說：「你把我窮了十年，也擋不住新政權！」去年秋天，王家引閻軍隊來某村，張二居紅的父兄二人都被捕殺，張憤恨的說：「我的父親哥哥死在誰的手下啦！」衆人齊聲說：「就是他，就是這漢奸！」

血債太多了，王家是賠不完的，清算的結果，四個村莊七十七戶中，六十戶分到了四百多垧土地，另有其他果實也分了。鬥爭勝利後，分到土地的九戶抗屬立刻給部隊裏的子弟寫信，叫他們安心在前方多打仗。抗屬們分到土地後，回來的也不要，很多人報名參軍，說：「我也要參加八路軍」。大家都說是天生的八路軍兒子。現在各村都成立了自衛隊，堅決保衛勝利果實。

## 台灣反蔣起義人民
# 組成臨時自治政權
### 已頒佈重要綱領命令並組織武裝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台灣反蔣民變已發展至組織臨時自治性政權階段，「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已事實成爲台灣臨時自治政權，並已頒佈重要綱領命令，擁有一定武裝。據中央社台北九日電稱：「台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已儼然以政府自居」。又據美聯社南京九日電稱：蔣政府的台省行政長官「陳儀的命令，僅能在省政府內生效」。按自二、二八蔣政府在台北屠殺市民激起全台暴動後，台人已成立自己的武裝，維持秩序及交通。蔣政府台灣當局於本月六日宣佈「改組省政府」等項辦法，企圖維持蔣家統治，麻痺人民反抗，此項欺騙，已爲台人洞燭而慘遭失敗。據中央社消息：二、二八委員會已頒佈重要命令多項，其一爲命令設立總務局，處理事件善後事宜，另設政務局，負責籌劃改革台省政治。政務局將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該局委員暫由台人當選，先由各縣選舉候選人一人，再由各所屬縣市參議會選舉之，分配名額如下：台北市二人，台北縣三人，基隆市一人，新竹市二人，新竹縣三人，台中市一人，台中縣四人，彰化市一人，嘉義市一人，台南市一人，台南縣四人，高雄市一人，高雄縣三人，屏東市一人，澎湖縣一人，花蓮縣一人，台東縣一人，計三十一人。處理委員會另一重要命令，爲接收蔣家在台之「公」營事業，每一企業將設管理人員，對外省人員則亦將留用。中央社稱：接收之「一切措施，當如三十四年十月政府（指蔣政府）自日人手中接收各項事業時所採之步驟然。」處理委員會並命令切實保護各官營事業之完整，以便接收。

## 台北基隆兩地
# 人民武裝迫蔣軍繳械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中央社透露：台灣自「二、二八」事變發生後，經數日之表面不靜，七日人民組織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三十二項要求被蔣政府拒絕後，即決定要求蔣政府在各地之部隊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又被拒絕。八日，台人乃於台北、基隆兩地，對蔣政府軍政機關發動武裝進攻，強迫蔣軍繳械。黑夜中之台北省府台北市，步槍機槍手榴彈之聲大作，被襲擊之機關有台省行政長官署、警備司令部、圓山海軍辦事處、山投務處、供應局倉庫及陸軍醫院等。自夜十時半直至次晨情況不穩。基隆要塞司令部於下午二時被襲擊。台省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謂人民反抗暴動，「自台北一隅，蔓延全台，風聲所播，全省政府機關或被佔領，或被搗毀，全省行政官吏或被挾持，或被毆辱。」美聯社九日電稱：全省有兩縣政府被人民佔領。中央社稱：國民黨監察使楊亮功自閩率領憲兵兩營，八日在基隆登陸後，九日轉赴台北，途中亦被擁有小砲步槍手榴彈之人民隊伍襲擊，於激戰中，楊之副官劉某被擊斷手指，憲兵一名受傷，楊本人亦受驚跌傷。自「二、二八」事變後，行政長官陳儀及各處處長，均藏身行政公署，不敢回家。七日起，台北市面有人民組織之忠義服務隊及青年學生，巡邏與搜查蔣記官員之槍支文件等，陳儀之弟陳公銓宅亦被搜查。台灣中央社之電話亦被截斷。蔣記台省行政處長周一鶚八日赴「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請求停止搜查住宅，已遭拒絕。平日魚肉人民之蔣記官員，現均如坐針氈，急於求去，僅七八兩日，往招商局登記船位者，即達數千人。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路透社南京十日電：福建台灣建設協會代表宣稱：「台灣省會台北之政府機關，除行政長官公署外，已被人民全部佔領。」該社同日上海電亦報導同樣消息，但尚未證實。

## 施行殖民地奴役的結果
### 台灣事件爲蔣政權
——南京新民報評——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塔斯社南京九日電：南京新民報引消息靈通方面評論，表示台灣事件實爲蔣政權對台灣施行殖民地奴役的結果。據稱：最近台灣暴動死傷數目，實際上較各報所報導者多的多。騷動尙未停息，並且表現了擴展的傾向。這一暴衆騷動，已普及台灣南部。該報宣稱：台灣悲慘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台灣省長陳儀在那裏造成一種肆無忌憚的統治的氣氛，把台灣看成是殖民地，把台灣島上的居民看作殖民地人民。陳儀承繼了日本人剝削台灣人的一套制度，並且使用了一切刧掠方式，台灣只是在形式上被解放了。該報結語道：只有急劇實現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各項措施，該島的情勢始能改進。

# 莫斯科外長會議開幕
### 莫洛托夫指出共同工作的可靠基礎是克里米亞與柏林決議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十日訊：莫斯科外長會議今日下午五時在航空工業大廈正式開幕。會場兩旁懸美英法蘇四國國旗，與會者除四國外長外，有四國代表團之團員，計蘇聯有維辛斯基、古賽夫、蘇聯元帥索科洛夫斯基、斯米爾洛夫及渥米諾夫，英國有胡德、蓋爾巴奇及狄克森，美國有柯亨、魏菲、波倫、杜勒斯及克拉克將軍，法國有賀德各將軍、摩維爾、阿爾封德及阿杜恩。蘇外長莫洛托夫主持外長會議首次會議之揭幕，並致開幕詞稱：「各位先生：我代表蘇聯政府和我個人，歡迎英美法代表團各位首席代表貝文先生、馬歇爾先生、比杜爾先生以及他們的助理。我們在上次紐約會議中，曾制定了討論會議的計劃，我們將必須審議若干關於對德和約重要問題，並討論對奧和約問題。我們當前的任務並不容易，但是我們有着共同工作的可靠基礎，首先是克里米亞會議及柏林會議所通過的關於德國問題的歷史決議，倫敦外長代表會議與對德管制委員會，均曾受命討論德奧問題，並已作了很大和有用的工作，並提出了必要的材料和建議，供我們審議。請讓我預祝從今天開始的本屆會議的成功。現在我們就要處理當前的業務了。」英外相貝文繼起發言，他代表英代表團感謝蘇聯政府的招待，並強調會議當前工作的重要性。他提議莫洛托夫作爲會議東道國政府的代表，理應擔任第一次會議的主席。法外長比道爾及美國務卿馬歇爾均附議，並力稱此次外長會議的意義以及會議所擔當的工作之重要性。莫洛托夫指出外長會議所有委員，均欲使此次會議能獲成功。莫氏接受請他擔任第一次會議主席之建議，對與會同僚表示感謝，並希望外長會議能建立輪流當主席的程序之樣，外長會議決定若干組織問題，並進行程序的討論。

## 上海台灣人民團體
# 要求台灣實行地方自治
### 撤免陳儀台省行政長官之職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美聯社南京十六日電、及合衆社上海十日電報導：在蔣介石宣佈武力鎮壓台灣民變之後數小時，上海六個台灣人民團體即發表宣言，譴責國民黨在台灣之暴行，並派六名代表赴南京，提出立即允許台灣實行地方自治的要求。宣言稱：國民黨台省行政長官，其統治台灣一如殖民地，這是引起台灣騷動的主要原因。旅居南京的六台人代表團謂：在騷亂中，已有三千至四千台胞被殺，「此種大批屠殺，其殘酷程度僅日寇可比擬」。一台灣代表對記者說：「六百萬台灣人要求建立自治的目的，並爲我省自保及安全起見，省與撤免陳儀台省行政長官之職」。台灣代表團擬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三十二點要求（按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三十二條政治建議案）。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路透社南京十日電：「福建台灣建設協會代表楊超昆（譯音）今日否認共產黨與台灣騷動有關。據稱：騷動的發生，係是由於陳儀的虐政而起。」按蔣介石曾於十日南京紀念週會上稱：台人被迫起義，爲共產黨所爲。

## 獨夫製造屠殺人民藉口
# 武力鎮壓台灣民變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各方報導：蔣介石已在十日南京紀念週上，宣佈其武力鎮壓台灣民變之方針，並宣佈正急派軍隊赴台灣。在報告中，蔣介石又誣台灣騷動係由共產黨所煽動，並誣衊被逼起義的台灣人民爲「在日本被遣軍服役過的份子」，以爲其屠殺人民的反革命藉口。據合衆社電引親國民黨報紙消息稱：蔣介石決定簡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爲赴台灣之「宣撫」專員，「謀求「妥協」」。據說，國民黨第二一師已在台灣東北軍事主要港口基隆登陸，而第二零五師亦將離滬。據說，蔣政府部隊現在島上者，據估計有四萬人，並表示警惕大多數爲台灣人，在目前情況下，係「不可靠的份子」。同時據透露，上海台灣間無綫電交通已告斷絕。

× ×

× ×

## 二、二八處理委員會
# 要求改革台省政治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八日中央社訊：台灣人民組織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七日通過「改革台省政治建議案」三十二條，並已提交陳儀。其全文如下：「（1）制定自治法，爲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2）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3）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之省參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行政長官提出，交處理委員會審議。（4）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5）警務處長及各縣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等警察即刻停止。（6）法制委員會委員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7）除警察機關外，不得逮捕人犯。（8）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9）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10）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11）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申請登記制度。（12）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13）廢止民意機關選舉人檢討辦法。（14）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15）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除奢侈品稅、直接稅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16）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17）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各接收工廠、礦場應置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18）撤銷專賣局。（19）撤銷貿易局。（20）撤銷宣傳委員會。（21）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22）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由省民充任。（23）本省海陸空軍應儘量採取本省人。（24）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爲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25）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26）勞動營及其它不必要之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27）日產處理事宜，應請准中央由省政府自行辦理。（28）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29）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30）本年六月一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31）本省人戰犯與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釋放。（32）已由中央運台之白糖十萬噸，請由中央依照市價撥款歸還台省，倘有未運之五萬噸，暫停運輸出口」。

## 華中某新野戰師
# 萊蕪戰役中一小時殲敵七千

（新華社華東前線十一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某新野戰師於此次萊蕪戰役中，擔任正面殲擊，創造光輝戰績。當蔣軍於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突圍至萊蕪北某地時，該師冒蔣機數架掃射轟炸，於一小時內殲滅蔣軍七千名，內生俘李仙洲以下四八八五名，繳獲甚衆。

（新華社山東十一日電）臨沂近郊人民游擊隊於積極襲擾困守蔣軍中，日益壯大，現裝備有機槍、小砲、捷克式等自動火器，十日來，生俘蔣「勞鄉」一大隊長以下及「還鄉團」等一百二十餘名，斃傷三十餘名，先後發還當地群衆遺留之物資十餘萬斤。近更迫近城垣，展開宣傳戰，敵中據報發出之次日，即見於臨沂城頭。

## 七垧地的眼淚

（樊寶山的苦水）

劉西林

興縣二區石嶺子村，樊寶山老漢，對我們傾吐他在舊社會受地主剝削壓迫的經過，為了區七垧半命根子的被奪去，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淚。他說：

「米子峁，圪落塔、路峁三塊地，一共是七垧半，咳！可好地哩，一垧能打四石斗。咱就共有二十來垧，除了這七垧半，餘下山地都不好，全憑這七垧半活着哩！」

「北坡地主白文魁，折騰人沒深淺，看地也愛，水地也愛，平地也愛，好山地也愛，人家看不中你的地，說什也不放給你。」

那年咱換了他七十塊硬洋，三分行利。第二年十一個月上，白文魁和他兒子孟孩哩，上門討賬來哩，一進門就別的什話也不說，就是喊錢，[illegible]烟，就是喊讓抽烟擺子往出拿白洋，不[illegible]，那年晚，咱受苦人不敢說句硬話，就是尋好聽的說哩：「哎！白財主：再緩十來天，我把莜麥、胡麻……」人家不等咱說完就接過來說：「不、不、不！一天也等不得，今天非要不行！綑掇（指綑綁的意思）還不要，[illegible]」我叫他把牛牽去頂賬，人家說：「咳！不要牛，我有三條牛，牛還長着哩！」我又說：「不了把羊圈的去！」人家說羊也多着哩，給騍給根都不要，就是要白洋。逼得咱沒法辦，什話也沒辦哩，白地主坐在炕頭上說話了：「我看你還是動土吧！」我說：「實地也得等我尋上個主顧，還不知道有人要沒人要哩。」人家說：「你要賣的時節，我就買。」我說：「既這你就好了，那就好了，免得再尋外人。」人家問咱賣那裏的地？我說了黃家坡，大腰子兩處地，人家都不要。那七垧半，咱捨不得賣，一字沒敢提。人家說：「我要的地都不要，推開賬見的地都不要，推門戶賬得！」一想：唔！可不是！那一垧半，在北坡，對他家正好，咱見下咱沒辦法，只得說得見：「可以吧！」人家一見咱答應下，就高興哩！提給了我個笑臉。臨去的時候還說：「別人當中間人咱可不要，非老郭不行！」又說：「今兒可就去呀！明天晌午就等不的！」說完話一笑就走了。

天黑了，咱請上老郭到北坡，他家裏商臨地價，先給九十塊，九十塊再長十塊，一百塊再不多給了。咱從一百五落到一百四，又落到一百三，再不顧少了一百，老郭說合：提出一百一十塊，人家高低不依，我也實在不願賣，跳下炕就往出走，後背聽到屋裏叫：「哎！老郭！不用說了，咱是為要白洋，不為要他的地，明天叫他把白洋闆的來，順順地擺在這兒，不順了還不行！」老郭一下出來勸我說：「老樊！你要看清世事！你嘴口硬可不對，反正窮也窮哩，倒塌也倒塌哩，你這是應下算了。」我嘴一下含淚又回到屋裏，按一百一說定了。唉！幾像割去了身上的肉呀！算錢的時候，因為還賬的日子過了兩天，人家又要算利錢，我和老郭求他讓了吧。人家說：「哎，誰也不行！不用說他，我說咱都沒實贈。」人家又說咱的地不夠七垧半，硬說是七垧，咱又沒辦法，只好把七垧半賣成了七垧。你看地主的心恨不恨?!閑完了，人家給中間人做的麵湯，也劉便讓咱吃，我端起碗來，喝了一口，就在喉子上，下也下不去！我叫了，回到家裏，鎖在炕上嗚嗚地大哭了一場。一家人一夜沒睡。

「直到今天，每逢趕集的時候，一瞅見那塊地就想流淚。

「現在鬧土地改革，可該咱翻身哩吧。」

## 解放戰士變成戰鬥英雄

——介紹張家天同志——

王彤、鄭青

解放戰士張家天同志，是去年清源穆家莊戰鬥中解放過來的。在短短一年當中，他曾給人民立過四次戰功，被選為戰鬥英雄。在戰鬥中他負傷不下火線，在戰鬥中他第一名爬上圍頭的鎮，好多次在戰場上他自動挖工事，減少了傷亡；此次他在團的羣英大會上，以李累艾當選為戰鬥英雄。他早已被提升為班長，全班戰士對他很敬愛。

下面是張家天同志親自談的他的身世遭遇和他的思想認識：

我是一個貧農，原籍河南鎮平縣人，家有弟兄三個，還有母親、妻子、弟媳、侄子共八口人，全靠種幾畝地過活，生活上受地主的壓迫剝削的苦，一時也無法說清。民國二十六年，蔣介石在河南大抽壯丁，我家老三被抽上了，老媽哭得不行，可是也沒有辦法，後來托人把家裏幾年血汗賺下的五十塊白洋給了保長，才算躲過這一次。到了二十七年又抽兵，頭次把婆姨們的首飾和家裏的豬、雞都賣了，又給了抓兵的幾十塊錢，可是到了二十九年蔣介石又抽兵來了，一個個戶都抽幾個？實在不行了，我就狠着心頂老三當了兵。到了十八訓練處，閻錫山派軍官去領新兵，就把我撥來閻軍，編到五十師當兵。

當兵後，我時刻想家，有時夢裏還夢見老娘哭，孩子叫，婆姨們沒吃沒穿。老想開小差。在太原北營駐軍時，我和一個河北省人中士，陳膺江商量着開了小差，給部上士司某給偷的打了一頓鞭，可是坐火車一到太原，聽說車站查的很緊，我們就改變計劃，往太汾路上跑。不料走到清源又被閻錫山的「愛鄉團」抓了兵，去年在穆家莊戰鬥中被俘解放了。

閻錫山雖然撤編宣傳說八路軍抓住俘虜要殺：可是我們當兵的不相信。因為我們在太原附近，看見過八路軍優待俘虜的傳單，有一次我們一夥正圍着看一張八路軍的傳單，當官的一見就用棒子打走了衆人，當時，當兵的都苦笑了。

我過來以後，住在古交，炕上燒的暖暖火火，同志們還問我們冷不冷，生活上的關照親熱，更使我感激；但當時我總想回家，可是也不願說出。

在招待所裏，同志們徵求我們的意見：一面問大家家鄉的情形和怎樣當兵的？開闢去能不能安全過日子？這時我就再三想：我是怎樣出來的呢？過去叫抓去，今天回了家還不是又要叫抓去！八路軍是人民的軍隊，我也了解了一些，我為什麼不在這裏幹呢？這樣，我想來想去，還是幹吧，就下了連隊。

那時部隊正在××村練兵，剛一到連隊，連長就命令我教戰士操槍，取槍和操槍動作，我還給我很大感動，我想我是新來的，同志們一點也不把我當外人看，還非常親我敬我，我的決心和勇氣就更大了。

臨城戰鬥中，我堅決勇敢的打那些害民的頑固，戰鬥勝利結束後，大家選我為戰鬥英雄，上級又提拔我當了副班長。這時，我在部隊裏也熟悉了，人民軍隊的一些實際行動，我也了解了，我的決心更強了。

過去在勾子軍裏，說句不滿意的話：「僞份子」的帽子就戴上了，時刻有性命危險。咱們部隊裏對誰也可以提意見，可以互相批評學習，有了錯就自我批評，還多好。我這次又被選為爪席團代表戰鬥英雄。我認識在國民黨統治下，我的家還不知苦到什麼田地，我要救我的家，救我的母親和妻子；祇有跟上八路軍幹到底，把蔣介石消滅才行。

## 這就是我們的力量

——介紹幾個艱苦工作的同志——

李久榮、楚文

### 班長王福義

王福義是軍區政治部警衛隊的一個班長，他是經過長征的老同志，十四年來，他不求名，不求利，時時刻刻埋頭在自己的工作裏。他經常說：「什麼工作都是一樣，提升進步快的同志，對工作是有好處的。」他經過長期革命鬥爭。文化程度雖低，政治經驗很實際，每當蔣介石搞「和平」陰謀的時候，他總是說：「蔣介石又要調動兵力進攻我們了，反動派那一回和我們真心講和平的呢？蔣介石對老百姓向來是沒好心腸的，不要上當，祇有消滅他！」

王福義同志對革命事業[illegible]了他無限的忠誠，[illegible]戰士們先揀，揀到最後留給自己。他常白天夜裏幫助班上同志站崗放哨。去年生產中他領導全班同志，深耕細作，在秋收時他每次背[illegible]的，和莊稼[illegible]以身作則的工作作風，值得大家學習。

### 戰士曹春旺

曹春旺同志是王福義班的戰士，山西寧武人。他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成了一個很好的戰士。

去年春耕的時候，他腿病很重，還要上山，領導上照顧他的身體，再三的說服他，只休息了一天。他在[illegible]中，下了大雨，牛不能上山出吃草，他不顧道路的泥滑和雨淋，去給牛挑草，秋收時白天和大家一樣幹，晚上回來還喂四條牛。節省了三十多個人工。

去年中秋節，他父親來看他，說：「自從他參軍後，閻錫山的勾子軍搶去了咱七、八石糧食，家中生活很逼，自從八路軍來後，咱一家又分到幾垧地。」他興奮的說：「咱八路軍是老百姓的軍隊嘛！」那時他父親已和領導同志商量好，可是他又允許他回家完婚，曹春旺同志立即認為這不是請假的時候。曹春旺同志說：「只要保住解放區，我的婚姻就不發愁，等打完反動派再說。」

### 運輸員王唐芝

王唐芝同志是政治部的運輸員，從前他是個模範勞動的農民，參加了革命以後，他像給自己成家立業一樣熱心，老老實實做好了人民事業中的一部份工作。

他對於上級指示的任務從來沒講過價錢，去年腳上跑的裂了口，隊長幾次勸他休息，他只休息了兩天，就又趕着騾子送糧去了。每當在外宿營時，總是先給牲口鋪草、煮料，收拾鞍索鞍具。每夜起來兩三次，除給自己趕的牲口添草料外，又去喂了一班的牲口，又去喂二班的。

他對老鄉和同志一貫是和和氣氣，求得把工作完成，老鄉常說：「老王是個好人。」當同志們稱讚他工作好或感謝他的幫助時，他總是笑着說：「嘿嘿，革命嘛！和咱家還不是一樣！」

他回憶起當僞軍六師在興縣駐時的情形，說：「那個國軍一說二打三罵，見甚搶甚，現在反動派又來進攻我們了，我雖然不是打搶的戰士，也能送糧食、子彈支援前線。只有打垮蔣介石，老百姓才能過安身日子。」

## 文水民謠

大千記

鋼盔炸平了，
耳朵震聾了，
大官負傷了，
小兵擒獲了，
害人的治村被俘了，
殺人的特務「回爐」了，
文水城解放了！

註：「回爐」，老百姓說死是回爐，像鐵器壞了，再回爐溶化一下，

## 郭蘭馬的回憶對我有教育

王錦

晚飯後，我和郭蘭馬同志，從老鄉的院子，去參加評議會。在街上，遇着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他下身穿着破爛皮褲，上身穿着一件單薄的襖子，郭蘭馬同志突然停止腳步，看着我很奇怪，突然郭蘭馬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說：「王錦同志，這個孩子和我小時候一樣的情形。」接着他就告訴我他的身世：

「為了生活，九歲時我就給地主放豬了，給地主攬工，每天都是吃的黑豆糊糊和糠窩窩，記得有一次，放豬回家，父親攬工還沒回來，母親一個人守着冷炕，餓着肚子，窯裏空空的一粒米也沒有，我忍不住抱住母親痛哭了。第二天，我偷拿了一個窩窩，預備帶回給媽充饑，不料給地主看見了，換了一頓毒打，含着淚，空手回去了。

「十二歲的時候，我到外村給人家放羊，天剛亮就上山放羊去了，日落西山才回家，沒法趕羊，也就賺不上錢，真是：『天下工歇，放羊小子遭了殃！』這樣辛苦到頭，一年還賺不上四[illegible]，衣服都穿不起。地主還[illegible]增，每頓都是吃人家剩在[illegible]，水裏上的一碗冷飯。心[illegible]過，嚼上幾口，就不想吃了。後來我學的燒起木炭，才[illegible]幾個錢，製了五垧沙地，借上地主的牲口耕下地。[illegible]家很厲害的剝削。這些苦[illegible]身經過的人是想像不到的。

「[illegible]地，自新政權建立，我才翻身，我參加工作，最初自己很[illegible]想：咱既不會寫，又不會[illegible]作呢？後來在同志的鼓勵[illegible]，我一面工作，一面虛心[illegible]，在已經學會給人民辦點事[illegible]。今年原平解放，我參加[illegible]，下鄉發動羣眾。當秋收[illegible]心着自己的莊稼沒人管，[illegible]給上請了幾天假。可是當[illegible]！老鄉們已被村裏選[illegible]孩子說：「你們[illegible]了。」心[illegible]讓咱叔伯們少可憐些，可是只住了別三天，請了五天假，[illegible]位了。

「還不到一天上區上調我出來工作，我[illegible]說：『還一走，又不知調到那裏去了』，人家說：『咱人的房和地，是從那裏來的？沒有共產黨、八路軍，不用說那幾年的都沒有，我在外邊放羊還要吃的，守着你，有困難，如今村裏的幹部又給我家借了牲口，還有你[illegible]，一天聽了我的話，知道了自己還不是錯了，我聽了郭蘭馬同志的[illegible]，我[illegible]一個貧苦的孩子，但他的情感如此的深切，[illegible]到[illegible]自然流露出他的[illegible]情感卻是[illegible]別人不同的。我說明，他很好身練的[illegible]！」